

# 串门的日子

王溱

不知是年龄的原因，还是怀旧的思绪日增，很想去串门。找亲戚，找朋友，找邻居，找同事，找所有想见的人。不过想归想，真的要付诸行动了，又迟疑起来。自己的欲望强烈，别人也是如此吗？一厢情愿难以两情相悦，愿望只能藏在心底。

然而往日的场景时时在眼前出现，念想的人总是在脑海里跳动。

小时候住在大杂院，简陋的条件，逼仄的环境，夜里大声咳一声，全院都能听到，隔日询问、关心声一定会不绝于耳。让人感动，也让人无奈，甚至有点“恐惧”。不过彼此彼此，也就无所谓了。

上世纪中叶，物质条件相对窘迫，文化娱乐生活贫乏，串门就成了人们的主要乐趣。吃罢了晚饭，稍作收拾，大院一些人会不约而同到一些人家去。这些人既有一定的吸引力和魅力，也乐意接纳众人且喜欢热闹。

泡上一壶廉价的茶叶，偶尔某个邻居也会带点好茶，用信纸或者报纸随便一包，完全不讲究，却喝得有滋有味。一包茶能喝整整一晚上，直到茶叶泡得发白，倒出的是略带残色的白水才作罢。有时会有根青萝卜，洗净切成块，人少切大块，人多切小块，分配得绝对公平。

除了邻里之间串门，亲戚、同事、同学之间相互来往的也很多。母亲是教师，一些学生家长也来家里串门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常了，根本看不出是师生之间建立的关系，还以为是多么亲近的朋友呢！

凑一起就是拉呱。内容宽泛，但没有主题，想起什么说什么，话头一引，七嘴八舌，各抒己见。不过，“越界”“出轨”的话是禁忌。好在都是平民百姓，除了道听途说的一些小道消息，说“规矩”话是自觉行为。

拉家常最安全也接地气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老婆孩子，公公婆婆，丈人舅子，同学同事，人间琐事是说不完的话题，光周边的人就足够说上一辈子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家三四个孩子属正常，六个七个也不算多。我有一个同学家里九个孩子，加爹妈十一口。放在今天足以惊掉一些人的下巴，但是在当时无人大惊小怪。

说的最多的还是身边的事。信息闭塞，外面的世界很难了解，别说国外，就是相隔几百里几千里的地方有个什么新闻，电台若不播，报纸若不登，谁也不会知道。但发生在身边的事却一目了然，自然就成了主要话料。绯闻最敏感也最能吊起人们的胃口，每说到此类话题，有时孩子们都会满脸好奇凑上前。其实有些所谓的男女之事就是正常的异性交往，但经过添油加醋，演绎推测，就变成了“神秘神秘”。

“奇闻异事”毕竟有限，但老王家置办了个五斗橱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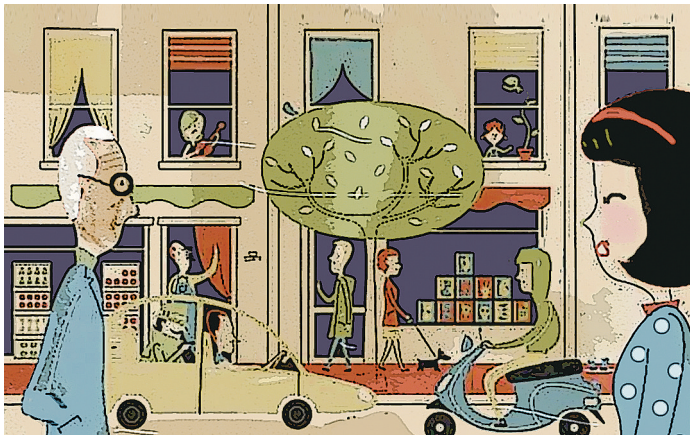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阿占

李大个子家闺女当了车间小组长；孙大娘出门被三轮车碰伤了；还有隔壁院里的陈家儿子在部队提干了；这些随时发生在眼前的事，似乎永远说不完。有时说着说着，突然有人提议：咱去看看孙大娘吧！“呼啦”一下子，大家站起来就走。有时正喝着茶品滋味，门外传来孩子的哭叫声，打开门再听，马上知道是谁家在打孩子。“哪能这样啊，孩子再不对也不能打啊！”“劝劝去！”哭声很快消失了。

串门拉呱也并非都是正能量，对别人品头论足，说三道四，在我们那里叫“插轧舌头”。管不住嘴自然会得罪人，甚至招惹是非。所以有点素质的人从不参与背后议论人。不过大杂院毕竟“杂”，“阳春白雪”懂得珍惜自己，“下里巴人”却把庸俗、无聊当作乐趣，好这样的人掀不起什么浪头。

有了电视，再有了电话、电脑、微信，大杂院变成了高楼大厦，邻居的概念也随之改变——同住一层楼，甚至还不知道彼此的尊姓大名，形同陌路人。串门，成了人们的记忆，在脑海中戛然而止。

其实许多人很想去串门，特别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想去找从前的邻居，曾经的好友，谈谈天，说说地，吹吹牛。不要打电话那种相隔千里的感觉，也不要上网聊天那种缺乏情感的滋味，就想面对面。人与人直接交流所产生的火花，能照亮对方，也能温暖人心。遗憾的是这种愿望现在并不容易实现。毕竟人们的生活观念、方式、环境、需求变化了。

怀念串门的日子。过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，但留给人们的记忆却难以忘怀，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会就此变得淡薄、疏远，一定还会通过另一种形式重新延续。

# 冰雪忆流年

姜宝凤

乡村的冬季，永远是我心灵的慰藉！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农村。印象中一进入冬季寒风刺骨，铺天盖地的大雪常常是纷纷扬扬一下就是好几天，房屋、河流、山林、田野……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白茫茫一片，积雪将整个乡村裹得严严实实，像穿了件臃肿的羽绒服。乡亲们说：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雪花无声地抚慰着天地众生，是苍天对农家的恩赐，是丰收的吉兆。所以每到下雪天，父亲常常蹲在院门口墙脚下，嘴里噙着旱烟锅，如豆的烟火映着他温润的眸子，在密密匝匝的雪花间闪烁着激动的光芒。对于我们小孩子而言，在冰天雪地里快乐地玩闹，至今是我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只要雪一停下，我和小伙伴们就会跑进雪地里，或堆雪人，或打雪仗。记得那时，我可是打雪仗的高手，总能灵巧地躲过别人扔来的雪球，所以分组的时候小伙伴们都争抢着拉我入伙。雪球四处飞，我们兴奋地跑着，天地间回荡着我们的笑声。那时候我们还特别喜欢玩一种叫“溜火车”的游戏。在一条被人们踩得明亮光滑的冰雪小路上，我和小伙伴们排成一队依次蹲下，大孩子在最前面当“火车头”，后边的人要抓着前边人的衣服，最后一个人要先把“火车”往前推，推到一定的速度后再赶紧抓着前边人的衣服蹲下，我们就犹如一条“贪吃蛇”般蜿蜒向前滑动。若火车头或者中间某一人摔倒，则会连带着让其他人也滚落在雪地上，引得大伙哈哈大笑，好不热闹。

除了“溜火车”，我们也常去打麦场玩“拉大车”滑雪。在农村，家家户户都有打麦场，秋收时用来堆放收割回的庄稼和晾晒粮食，但一到冬季大部分的打麦场都空闲着，既平坦又宽敞，下雪之后是理想、安全的滑雪之地。我从家里带来一块大小适中的方木板，双脚一盘坐在上面，前头拴上一条绳子，小伙伴拉着绳子带着我在

雪地上奔跑，十分有趣。如今想想，真羡慕现在的孩子能在专门的冰雪运动场地里玩，那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滑雪板、滑冰鞋，还有滑雪服、头盔、手套、护腕、护膝等保护装备。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每次玩雪、滑冰回家，棉裤和棉鞋都是湿漉漉的，免不了要受父母的一顿责备，有时屁股上还要挨上几巴掌。可是过后还是抵挡不住诱惑，只要父母亲忙于家务，我就又偷偷地溜出去了……

玩累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，我们这群调皮的孩子中不知谁喊了一句“吃冰锥去”，就个个顶着冻得通红的小脸，不时的吸溜着鼻涕，纷纷跑去屋檐下找冰锥。那时候农村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土瓦屋，雪后随着阳光的照耀，屋顶的积雪慢慢融化沿着屋檐珍珠似的断断续续流淌下来，经寒风一吹又形成了一根根细长的冰锥。灰色的瓦片边缘吊着剔透的冰锥，给乡村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我们小孩子常常会用木棍把冰锥敲下来咔嚓咔嚓吃，好像现在的孩子吃冰淇淋一样香甜。当然，闲不住的我们也抓过鸟雀。在雪地里扫开一片空地，用木棒支起一只竹筛，下面撒些麦粒，一根细绳拴住木棒拉出很远躲在草垛后面，这是为鸟雀精心设计的“陷阱”。小鸟机警，防范心重，在筛子旁逡巡很久，东瞅瞅西望望，不会轻易进去。有时偶然到了里边，趁那鸟儿低头专心吃食的时候，用力一拽绳子，那竹筛就罩住了未来得及逃掉的鸟雀……

似乎就在这样的快乐时光里，时间飞快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，雪花飘来，又悄然而去。成长如风，带走了童年也带来了更深刻的思考，那些回不去的地方，有时候叫故乡，有时候叫远方。于是多年以后，对冰雪的向往，几乎成了我每个冬日的奢求。我常想，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里都是在流浪，自己之所以对一片洁白仍怦然心动，因为那是乡愁的颜色，更是对冰雪流年难以忘却的情怀。

城市秀场

# 新年音乐会

（二章）

崔均鸣

## 01 马克西姆：出埃及记

时间之网，从天而降。

天地之间，大雪弥漫。篝火中一段浪漫的舞蹈，略显魔幻。那些信仰之光，在夜色逼近之时也渐次抵达。

跟随着骆驼的脚步，逶迤而坚定地走下去。

这将是您正确的选择。

如潮的喧哗里，一条小船泊靠在不远的远处。

等你来。

命运面前，每个人的面目都清晰而妖娆。

即使匍匐在埃及艳后华丽的石榴裙下，也要整理好凌乱的思绪，于飘零的落叶里静心祷告。

那些先哲留下的箴言，如雷贯耳。

耐心倾听着大海有节奏的呼吸，念想着远方的亲人和朋友。独享这份冬日里的暖阳，把一段平静的光阴小心收藏。

无言的雪在脚下，寒风还在耳边呼啸。

一只孤独的白天鹅见证了这个庄重的时刻。

## 02 肖邦：浴火重生

闪电撕开沉重的天幕，大地在痛苦中颤抖。

天火终于降临，那些森林和旷野无一幸免地沸腾。此时此刻，你无法置身事外。沉默和旁观，都是可耻和可怜的。

燃烧那些枯枝败叶，让他们的灰烬化作漫天飞舞的蝴蝶。

埋葬这个夜晚，让冲天的焰火照亮内心真实的世界。

即使伤痕累累，险象环生，也要坚定地奔赴这场摆满牺牲的盛宴。

无怨，无悔，或无畏。

在关键的节点上，向死而生是你既定的宿命。

地底的火山，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开始喷涌。岩浆横流，热气升腾，巨大的蘑菇云遮天蔽日。

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朝霞灿烂的清晨——落满灰烬的大地上，将长出绿油油的小草。

放眼四顾，一些曾经熟悉而善良的兄弟和姊妹，在春风荡漾的季节里高声吟诵着干净的赞美诗。

花儿一样，如期出现……